

整理《甲骨文编》，重加考订，拟将‘甲’‘金’两编附以《说文》小篆，不按《说文》十四卷的分类，而以形体为主，依类分系如谱系，作成一表，可由古文字之形以定形声。因此，对于上古音系也得一材料上的资源。本学期我还是教文字学和卜辞研究两班，课余或者可以把上述的计划逐渐做成。此是一年半以来，东奔西走和读书研究的大概。”

他还向胡适介绍了一段时期来的学术成果，“这五年以来，我埋首于甲骨、钟鼎和古籍之中，知道了清代人的考据，和如何应用古文字以窥探古代的历史、社会制度、宗教。我的兴趣在古代，而尤集中于宗教和历史制度；因古文字的研究，常常把经籍中所埋沉的发掘出来。这五年的苦读，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。我从研究古代文化，深深地树立了我长久从事于学术的决心和兴趣；亦因了解古代而了解我们的祖先，使我有信心虽在国家危急万状之时，不悲观、不动摇，在别人叹气空想之中，切切实实从事于学问。”

自此，他已由一位新诗界备受瞩目的作家，完全转型为古代史、古文字史的研究者。他深情地将自己的名字“梦家”谐音作为书斋名，名之曰“梦甲室”，表达了永久从事文字学研究的学术志趣。

◆ 在联大彰显名师风采

陈梦家不仅自己钻进故纸堆，还助益恩师、好友和同事躬行于此道。1938年，在联大蒙自分校期间，他就极力倡请钱穆写作中国通史的教科书。在他的提议下，钱穆很快就开始了《国史大纲》的写作。1939年4月29日，钱穆在致北新书局胡佳生的信中写道：

“穆在此一切如常，在蒙自时曾草《国史大纲》，今已脱稿，方嘱人录正，再谋付印。”钱穆能以一年时间完成近60万字大作，令人惊叹，这更应感谢陈梦家的鼓动之功。

到昆明后，陈梦家还将好友常任侠发表于《时事新报》“学灯”副刊上的考古论文《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》转赠闻一多，引起了恩师的兴趣。收到信后，闻一多很快与常任侠书信研讨，在收集丰富的参考资料后写成专论《伏羲考》，成为文坛美谈。

在联大，陈梦家撰写《商王名号考》《周公旦父子考》《五行之起源》《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辞》等文论，并完成《中国文字学》《海外中国铜器图录》等重要著作，可谓硕果累累。他还在校内教授“文字学”、《论语》等必修课程。许渊冲回忆道：“陈梦家先生讲《论语·言志篇》，讲到‘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’时，他挥动双臂，长袍宽袖，有飘飘欲仙之慨，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。”

在昆明，陈梦家常住于北郊龙泉镇乡下。由于联大实行“夫妇不能同在本校担任有给职务”的规定，其妻赵萝蕤未能在联大就职。因此，夫妇二人始终过着“一锅焦饭一锅焦肉”的简朴生活。赵萝蕤曾在龙泉镇的“厝庐”中写道：“男主人因衣食的缘故，每常要进城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女主人便在孤独的菜园花园孤独的一排房舍中写到中夜。”

爱人还坚守在文学原野，自己却已全面转向学术研究，以期在史学和文字学的研究领域开疆拓土，大有作为。这，就是陈梦家的联大岁月。📖

（作者单位：云南师范大学）